

化有序，在配置上具有獨特性，格局寬闊，在宜蘭地區實屬少見而難得。

光緒11年（1885），楊進士因年老體弱、不堪路途，而於宜蘭城內今聖後街另築住宅，即今稱「進士第」所在。在格局上，位於城內之進士第雖不若擺厘鄉間故宅之寬闊，但在雕刻及裝飾上卻較故宅繁複而多樣。

一個農夫之子，因緣造化，從28歲考中秀才起，一路過關斬將，在43歲高中進士，正是「名登兩榜開蘭僅見」，直到78歲去世的35年之間，他是宜蘭的首席仕紳。在世人眼中，楊士芳集富貴壽考於一身，但他晚年的詩作卻說「只願融融過此生」，這是因為他的晚年，無論家事或國事都讓他煩心不已。

家庭生活上，楊士芳的配偶都早他而逝。元配戴氏同治4年（1865）即去世。次年娶吳氏，於同治11年（1872）去世，復娶曾氏，於光緒17年（1891）過世。他曾賦詩，留下「人皆一婦樂團圓，我娶三妻復失歡」的感嘆。

楊士芳有承耀、承漢、承汝3個兒子，不算少嗣。但是次子承漢、三子承汝都比楊士芳早逝，他曾經感嘆：「千金易得，一子難求」。

最嚴重的是山河易色，光緒20年（1894）中日甲午一役，清朝戰敗，割讓台灣，楊士芳時年已70。日本領台之初，依照國際法規定，給予台灣人2年時間的國籍選擇，很多台灣的上層階級紛紛內渡到中國。楊士芳對於去留十分徬徨，乃扶鸞而得到「宣揚忠孝，感化人心，勸人向善為要，不必回鄉」的諭示，因而留在

宜蘭，是當時台灣唯一沒有內渡大陸的進士。

聖後街進士第門前原有「橫行木」，是兩隻木製的拒馬，官員要來，或楊士芳要出門時，就把橫行木放在聖后街管制交通，大家就只能在一旁看熱鬧，甚至要迴避。日治後，他就撤除拒馬，以求韜光養晦，但他身為宜蘭的頭號仕紳，在改朝換代之際，實在難有迴避的空間。日人來到宜蘭後，為了安撫民心，立即聘楊士芳為顧問性質的宜蘭廳參事。

明治36年（1903）一整年聖後街進士第充滿了哀戚之氣，5月長媳蔡氏守過世，8月三子承汝過世，12月12日楊士芳也因為哀傷過度而壽終於進士第，享年78歲，葬於宜蘭四圍堡大坡山後烘爐地。



楊士芳墓的旗桿座。（莊雅惠攝）